

生活滋味

腊味穿海而来

手机弹出取件提醒的那一刻，我正在院里翻晒前两天从菜场买来的梅鱼。海风裹挟着咸涩的气息，拂过网筛里的鱼干，远处的潮声隐隐约约。

拆开快递纸箱的瞬间，一股醇厚的肉香混着柏树枝的烟火气扑面而来，瞬间驱散了空气中的海腥味。心里升起一阵莫名的暖意，仿佛触到了跨越两千多公里山海的温度。

腊肉有烟熏味和五香味两种，金黄色的腊肉泛着油光，肥瘦相间的纹理浸透着时间的沉淀；香肠有我喜欢吃的川味和丈夫爱吃的广味，肠衣上留着母亲扎节用的棉线，像刚做好的新衣留下的线头。每一节香肠都匀称饱满，藏满了故乡的日月星辰。

指尖抚过腊肉表面略带粗糙的肌理，忽然想起小时候，每到冬月，母亲便开始筹备腊味的日子。四川的冬天湿冷刺骨，却总被一股暖融融的烟火气包裹。母亲买来最新鲜的五花肉和前腿肉，五花肉做腊肉，前腿肉做香肠。

我在灶台下烧火，看着母亲把盐和花椒、八角、桂皮等香料一起放到大锅里炒，炒得盐略微泛黄、香料散发出浓郁的香气时，先在一条条五花肉上抹点高度白酒，再抹上带香料的盐，她的动作娴熟而认真，每一块肉都要反复揉搓，确保调料能渗透到每一丝肌理。“盐要抹合适，不要太咸，也不能太淡；酒要抹匀，才能去腥还增香。”母亲的声音混着灶里柴火噼啪的声响，成了我童年冬日最温暖的背景音乐。

抹好调料的肉放盆里腌上三四天人味，然后分一半挂在院子里晾晒，这是五香味的腊肉。另一半，母亲会特意搭起一个简易的小棚子，用柏树枝、橘子皮、花生壳来生火熏制。烟雾袅袅升起，带着草木的清香，弥漫在整个院子里，连墙角的霜菊都沾染了几分烟火气。我和妹妹围着熏棚追逐打闹，鼻尖萦绕着肉香与草木香，心里盼着腊味能快点熏好。母亲则会时不时掀开棚帘查看肉的颜色，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那些日子，整个村庄都飘着腊味的香气，那是独属于故乡的年味，浓烈而温暖。

香肠的制作更是热闹。那时候没有打肉机，全靠手工切，全家人一齐上阵，父亲把肉皮剔下来，母亲

»»»»»»»» 彭红

把肉切成大小均匀的薄片，放到大盆里，加入辣椒粉、花椒粉、姜末等调料拌匀，将肠衣套在特制的漏斗上，父亲将肉馅缓缓灌入；母亲负责把灌入的肉馅往下挤，并用棉线将灌好的香肠扎成一节一节，我和妹妹按母亲的指点负责用针在肠衣上扎出一个个小孔，防止晾晒时胀气。谈笑声中，一串串饱满的香肠挂满了屋檐，像是一串串红色的灯笼，诉说着过年的喜庆。

如今远嫁舟山，海岛的年味与故乡截然不同。这里的新年，没有柏树枝熏制腊肉的烟火气，但海岛人会把鳗鱼、梅鱼、鱿鱼、带鱼等海鱼剖好晾晒成鱼干。过年有丰盛的海鲜大餐，鲳鱼、梭子蟹、海螺、海虾摆满餐桌，味道鲜美。我却始终感觉少了一种熟悉的味道，一种让人心安的归属感。

我自己曾试过在海岛制作腊肉和香肠，但味道始终不及家乡的好吃，可能是气候或湿度原因，后来只得放弃。

将母亲寄来的腊肉和香肠挂在阳台上，阳光洒在上面，油光发亮。海风吹过，腊味的香气与海风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奇特的味道，既有故乡的温暖，又有海岛的清新。

我切下一块腊肉和一截香肠放进锅里。水沸腾起来，那浓浓的香气渐渐飘满整个厨房。切下一小块放到嘴里咀嚼，咸香适中，肥而不腻，瘦肉紧实有嚼劲，肥肉则入口即化，满满的都是家乡的味道。那一刻，乡愁如潮水般涌来。

丈夫尝了一口，笑着说：“还是咱妈做的腊肉香肠最好吃。”看着他满足的笑容，我忽然觉得，母亲寄来的不仅仅是腊味，更是对我们的思念与牵挂，是跨越山海的亲情与温暖。

看着桌上的饭菜和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心里充满了温暖。海风依旧吹拂着，却不再让人觉得寒冷；海岛的夜空因这份来自故乡的腊味，变得格外温馨。

腊味穿海而来，带着母亲的爱与牵挂，带着故乡的烟火气与年味，抚慰了远嫁女儿的思乡之情。无论走多远，无论身在何方，故乡的味道永远是心中最温暖的慰藉，母亲的牵挂永远是最坚实的依靠。

诗情画意

写给小迪的诗

»»»»»»»» 朱清植

在认识你之前
我的诗只是纸上单调的平仄
每一行，每一句
皆是空洞的虚妄

在认识你之前
我独自徘徊在街角的路灯下
向着爱情
悲凉地吟唱

我曾是远方理想忠诚的伙伴
在那些以梦为马的日子里
勾勒一幕幕不切实际的幻想
直到那些孤独的谎言被无情扎破

于是，我把爱情还给了爱情
把孤单赐给了荒凉
在这无垠的苍穹之下
背叛了最初的信仰
只为了邂逅每一场无限的期望

或许是我的祈祷，足够虔诚
在无数个日夜轮回之后
终于把我的名字
刻进你起伏的胸膛

于是，我卸下了坚强的伪装
于是，我拿起笔填下庄严的宣告
从此，生命不再单调
从此，我的诗行只为了你滚烫

与你共同酣畅在每一场晨昏
将油盐酱醋揉进婚姻的厨房
以爱为名
滋养出幸福的余生

我与晚报的故事

阅读晚报的时光，都是好光阴

»»»»»»»» 王培红

30年前，没有AI，手机、互联网也离我们很遥远……连电话都是个稀缺品。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年纪，最喜欢呼朋引伴，东游西逛。在东张西望里突然撞见《舟山晚报》创刊卖报的历史性场面：定海南珍大厦附近有个醒目摊位，有吆喝，有围观，有窃窃私语……我也挤进去了——呵，只一张薄薄正反面纸页（晚报的雏形）。

初见时瘦骨伶仃的单薄，让人好奇和期盼它以后的茁壮成长。读者不知道晚报团队背后的呕心沥血和持续创新，读者见到的是晚报改版了，又改版了……内容翔实丰富，总有一款你所需。新闻版、民生版、教育版、情感倾诉、城市心情……不知不觉，曾经的“雏鸟”羽翼丰满，飞入千家万户。

每天，我们村的邮递员驮着沉甸甸的报纸，骑着自行车、电摩……把一份份晚报送到田间地头、送到寻常百姓的餐桌。她说：报纸里，占比最大的是《舟山晚报》。的确，那时候，除了电视，晚报是普通百姓了解国家政策、知晓世界、触摸寻常生活最亲切、有力的桥梁。

我也是众多读者中的一个。

我爱读晚报，角角落落都读，有时连广告都不放过。如食一桌品种繁多、独特有味的大餐，甘之如饴。作为一枚地道的吃货，我曾屁颠屁颠地循着“阿未”的“就知道吃”去城里乡下找美食，那是藏在人间烟火气里的“小确幸”；看“情感倾诉”里一个个鲜活、身边的故事，在其中沉浸、唏嘘、感慨和共鸣。看别人的故事，想自己的人生，受益良多。

当然，我最爱读的还是文学副刊。文字隽永，贴近生活。文章读得多了，容易异想天开。为什么不自己执

笔写文章呢？学生时代，作文也曾多次作为范文在班里朗读过。经历几个绞尽脑汁的夜晚后，一篇《童年的酸毛hong》出炉了。题目的最后一个字，我搜肠刮肚也不知道如何书写。不过，初生牛犊的勇气很快打败了怯懦。我用最标准的正楷抄写，郑重放入信封，贴上邮票，虔诚投入人民南路一个不起眼的绿邮筒。

几个星期以后，在飘着油墨香的晚报副刊，我和我的文章相遇了！那是何等幸福的时刻！标题里“hong”已不动声色地改正为“蕪”，还配了一幅生动的图——一个调皮男孩后裤袋满载密密的茅针（可食的野生植物）。那是一个怎样可爱又知心的编辑啊！虽然素昧平生，但是，我很确定，她懂我。

文学的萌芽自此破土而出。《我亲爱的老师》《一个老外的生产之路》《乡村代课老师》等文章陆续见报。一个深夜，我突然接到一位读者的电话。他说，我读了你发在晚报副刊的文章——《爱情原来很遥远》，泪湿眼眶，几宿未眠，我想确认一下你写的是不是我的大学同学……

那些和文字同行的日子，永远难忘。走路的时候在构思，坐公交的时候在构思，吃饭睡觉的时候还在构思。我总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最大的特点是真诚，但是关于章法，一窍不通。多亏晚报编辑老师们的指点和托举，和风细雨般慢慢提醒、点拨……扶我一把，静待花开。2012年，我加入市作协。

30年沧桑巨变，今非昔比。在如今自媒体盛行的年代，人们的阅读从纸质转到线上。但无论时代怎么变化，那手握油墨香的晚报倾心阅读的时光都是生命里最好的光阴。祝愿晚报越来越好，感恩遇见晚报。

